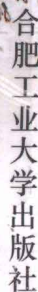


张恨水小说教程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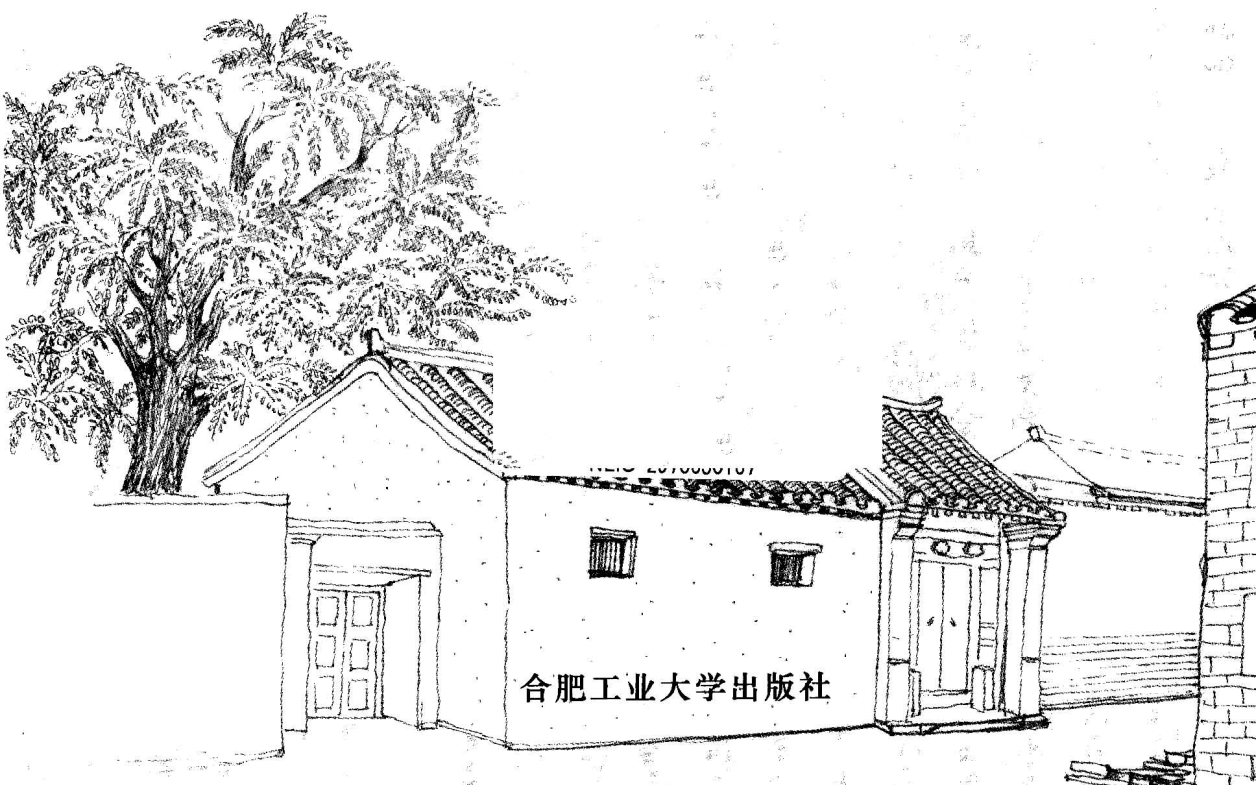
的特幣，我就得了腦充血症。當時
 差幸不死，但是以後有三年，
 也不方便，因此，中華全國文藝
 我竟沒有參加。後在作家協會
 術工作第一屆代表大會，我時
 我的會寫字，腦筋記憶力鮮
 獨可，記得。我又
 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我不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大會
 我敢邀為列席的，因開會議
 的更，真是如云下席席的，
 後，我的
 中國文解
 別的也
 許多
 的
 著在政協
 以求達
 另外這所



ZHANG HENSHUI
XIAOSHUO JIAOCHENG

张恨水小说教程

主 编 谢家顺
副主编 陈广士 许思友 姜友芝
王凤娟 陈由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恨水小说教程/谢家顺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650-0381-3

I. ①张… II. ①谢… III. ①张恨水(1895~1967)—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6814 号

张恨水小说教程

谢家顺 主编

责任编辑 方立松 金伟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印张	20.5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数	355千字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印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381-3

定价:38.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张恨水是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他以创作通俗文学见长，发表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全部创作在三千万言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通俗文学大师。这些作品广泛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后到抗战胜利后激烈动荡的社会历史风貌，揭露了侵略者、新旧军阀统治的罪恶和社会的不义，表现了对下层人民和一切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关怀、同情，它具有丰富的社会认识价值、文化价值和思想启迪价值，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文化遗产。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锲

——引自《在张恨水百岁诞辰纪念大会上的书面讲话》

目 录

绪论 张恨水：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道独特景观

上编 风格篇

- 第一讲 文学史意义：历史的选择 (21)
- 第二讲 小说特征（上）：分期与人物类型 (32)
- 第三讲 小说特征（下）：张恨水章回小说特点 (48)
- 第四讲 张恨水小说叙事模式 (59)

中编 作家篇

- 第五讲 双重人格的构造 (77)
- 第六讲 自学成才的典范 (97)

下编 作品篇

- 第七讲 张恨水小说创作嬗变 (111)
- 第八讲 张恨水小说故事类型 (124)
- 第九讲 情调柔板与昂扬激越——小说文本解读 (170)

尾编 文化篇

- 第十讲 张恨水小说与民俗文化 (203)
- 第十一讲 张恨水小说的戏剧元素 (227)
- 第十二讲 张恨水小说的文化传播 (256)
- 第十三讲 张恨水原名笔名文化内涵 (272)
- 第十四讲 张恨水现象及其当代文化解读 (281)



并非“结束语”	(296)
主要参考书目	(302)
附录一 张恨水简谱	(305)
附录二 张恨水主要著作目录	(314)
后 记	(321)

绪论 张恨水：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道独特景观

他，从皖中大地走出，带着皖腔微调，浑身散发着皖江文化气息，一生勤劳不息，辛勤耕耘，为人们留下了包括小说、诗词、散文、戏剧、杂文、楹联等在内的，共计三千多万字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生前七十年，历经满清王朝、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正如他的独特经历一样，他及其作品同样经过了誉毁不一的起落过程，并最终被人们所认同，人称“章回小说大家”、“通俗小说大师”、“言情盛手”、“新闻战线上的‘徽骆驼’”、“对联大家”、“民俗学专家”等。

他的作品深受读者钟爱，形成了众多“张恨水迷”，从而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张恨水现象。这种现象的突出表现就是围绕其人其作产生的三次“张恨水热”——他的小说受戏剧、广播、电影、电视等艺术样式青睐，或搬上戏剧舞台，或改编成影视剧，历演不衰；他的小说被出版界看好，最多的再版达30余次；他的作品里蕴含了可供学术研究的丰富宝藏。

为何会产生如此的轰动效应？其魅力何在？我想这或许就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缘由。

这就是张恨水，一位衣着青布衫，身影飘忽，正向着我们走来的张恨水。

—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120余部中长篇小说，总字数近2000万言，其中，《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4部长篇小说为其代表作。在小说之外，他还写有大量文艺性、新闻性散文，再加上3000首左右的诗词和一些



剧本，全部作品总字数超过 3000 万言。

张恨水出生于江西广信。曾就读于南昌甲种农业学校、苏州蒙藏垦殖学堂，后因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开始了自谋生路的生活。他天资聪颖，以“少年才子”闻名乡里。步入文坛后，才华获得较全面的发展，既善琴棋书画，又能吟诗作对，还会写剧本和登台演戏；他勤奋好学，在学生时期，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书籍和各种文学作品；他长期坚持自学英语，即使在炮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也从未中断；涉足文坛后，每天除处理报社大量繁重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外，写文稿常在 5000 字左右。对此，他自己曾这样说：“我是一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和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还难受。”

1905 年，10 岁的张恨水在老家潜山读书时，先后阅读了《残唐演义》、《三国演义》。从此，他“跌进了小说圈”，到 16 岁时，就已经阅读了几百部中外小说，并开始创作小说。

1918 年 2 月，张恨水经挚友郝耕仁介绍，到安徽芜湖《皖江日报》任总编辑兼编文艺副刊。1919 年秋，离开芜湖到北平（今北京），先后任北平《益世报》助理编辑、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1921 年，兼任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1923 年，兼任秦墨晒、孙剑秋创办的“世界通讯社”总编。数月之后离职，专门给上海《新闻报》、《申报》写通讯。不久，离开《益世报》，协助友人成舍我创办“联合通讯社”，同时兼任北平《今报》编辑。

1924 年初，张恨水辞去上述职务，4 月，任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晚报》新闻编辑，后又主编该报副刊《夜光》。此时，开始在《夜光》上连载第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对当时官场和社会的奇闻轶事进行揭露、嘲讽和谴责。

1925 年 2 月，张恨水任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编辑。先后在该报上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1927 年 2 月，张恨水又一代表作《金粉世家》，开始连载于《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全书 100 万字，揭露当时上层社会和官场贪婪、伪善、腐败的生活。《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相继问世后，张恨水出了名。

1927 年 10 月，张恨水任《世界日报》总编辑，年底离职，先后在沈阳《新民晚报》，北京《益世报》、《新晨报》、《世界晚报》上，发表多部中长篇小说。1929 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全书约 25 万字，对封建军阀的罪行进行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寄予深切的关注和同情。1930 年，《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后，成了家喻户晓的精神食粮，并被戏曲、电影、电视等多种艺术样式所改编，其影响至今经久不衰。

1931 年，张恨水以稿费收入创办北华美术专科学校，自任校长，兼国文教

员。著名画家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等曾任该校教员。次年，日军入侵，东三省沦陷。为表示内心激愤，他把在《新闻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太平花》增加了抗战内容。这是张恨水第一部鼓舞抗战的作品。此后，又连续发表了《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冲锋》、《游击队》等一系列抗战作品，并于1932年出版鼓舞抗战的短篇小说集《弯弓集》。他创作的抗战作品，有很多取材于家乡安徽潜山，其内容可歌可泣、亲切动人。

1934年，张恨水由北平出发，游历西北。在西安，他先后拜见了邵力子、杨虎城。这次西北旅行，张恨水亲眼目睹了盘踞在西北的封建军阀，横征暴敛，抓丁拉夫，弄得民不聊生，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他曾说：“在西北之行之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变了，文学也自然变了。”他以西北人民生活为素材，奋笔创作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分别发表于上海《新闻报》和《申报》。

1935年，张恨水应成舍我之约去上海主办《立报》副刊“花果山”。年底，他去南京。1936年，与好友张友鸾合办《南京人报》，由他主编该报副刊“南华经”。1937年11月，他因病到芜湖住院治疗。病愈后，和家属在安庆会合，一同回故乡潜山县城。

1938年初，张恨水离开潜山到汉口。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他被选为理事。接着，又去重庆，加入《新民报》工作，任主笔、总社协理、重庆版经理，自编重庆版文艺副刊“最后关头”。

1939年12月，张恨水开始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寓言式长篇小说《八十一梦》。由于这部作品无情地鞭挞了那些醉生梦死的贪官污吏，触犯了当时社会上的权势人物，而使张恨水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因此，《八十一梦》被迫只写了十几个梦便停了笔。1942年秋，周恩来在重庆接见《新民报》工作人员时，张恨水在座。周恩来说：“同反动派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的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

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经周恩来介绍，毛泽东接见了张恨水，长谈两个多小时。握别时，毛泽东将延安土产的呢料和红枣、小米送给张恨水，张恨水全家深受感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向1000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列。

1945年底，张恨水离开重庆到汉口。1946年初，又往南京，后经安庆到达北平。4月，北平《新民报》创刊，张恨水任经理兼副刊“北海”主编。5月，老舍委托马彦祥组织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平成立，张恨水被选为主任

理事。不久，他又被推为北平“新闻记者公会”的常务理事。从1946年到1947年，张恨水创作了《巴山夜雨》、《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多部中、长篇小说。1948年秋，张恨水因故辞去《新民报》的所有职务。1949年初，张恨水在《新民报》上发表了《写作生涯回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全国文联。张恨水被邀，但因高血压病突发，半身不遂，未能参加。会后，周恩来派人专程看望他，并送去大会文件。次月，张恨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因病丧失工作能力、失去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人民政府聘请他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工资。1954年，张恨水健康状况开始好转，便辞去文化部顾问职务，又专事写作。1955年夏，张恨水只身南游，经合肥抵安庆，回到阔别十年的故土。家乡面貌的变化，使他激动不已，回北京后，写了中篇游记《南游杂记》，发表于香港《大公报》。

1956年1月，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第二次与毛泽东握手言欢。这年春末夏初，全国文联组织一批作家、艺术家到西北参观旅行，张恨水应邀参加。回京后，写了游记《西北行》，刊于上海《新闻报》。1957年2月，张恨水列席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959年9月，张恨水收到由习仲勋、齐燕铭签发，周恩来批准的中央文史馆馆员聘书，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0年，张恨水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因脑溢血发作在北京去世。

二

1934年7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中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这一段话虽是针对当时我国正在兴起的木刻艺术说的，但仔细品味一下，却感到它对一切文艺创作的发展都有着普遍的意义。回顾一下我国“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发展，正体现了这一规律。“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因要冲破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的桎梏，对旧文学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彻底变革，因此倡导文学革命，以西方文艺作品作为榜样，“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此同时，新文学作家极力批判、摒弃传统文艺并与之彻底决裂，甚至不加分析地将“章回体”小说一律作为批判或唾弃的对象。而另一些作家，虽然为数不多，以张恨水为代

表却是走的不同的道路。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中，自觉地“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着手对传统文艺中有生命力的部分进行某些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不是彻底抛弃它们，积极改良旧的章回体小说，并适当吸取西方文艺的营养，在力图适应并逐步提高广大市民群众审美趣味的同时，使传统的章回体小说逐步走向现代化。

如果说前者是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高歌猛进，那么后者却明显地带着文学改良的性质，悄然前行。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几十年来，这两条道路、两种尝试在发展过程中互相靠拢、互相吸取，终于逐渐合二为一。“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文学作家很快发现自己作品的读者圈子的狭小，新文学作品大多只能在知识分子中流传，而走不进广大群众中去，所以，要突破知识分子读者群的狭小天地，使文艺作品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乃至欢迎，必须走文艺大众化的道路。因此，在三十年代初有文艺大众化的热烈讨论，有“旧瓶装新酒”的大胆尝试。后来，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更提出了“民族形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风格问题。于是在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及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中掀起了向民间文艺学习，在批判继承传统文艺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人民的新文艺的热潮，并很快产生了一批新的文艺成果。戏剧方面，在学习秧歌的基础上出现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型歌剧《兄妹开荒》，后来更创作了具有民族形式的大型歌剧《白毛女》；诗歌方面，由于向民歌学习，在信天游的基础上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而在小说方面，则出现了革命的思想内容与章回体形式相结合的《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被新文艺家摒弃了多年的章回体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当《新儿女英雄传》在报上连载时，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欢迎。

而张恨水呢，他从20年代初开始，从利用、改造章回体起步，在此基础上逐步借鉴西方文艺及“五四”以来新文艺的经验、技巧和形式，向“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艺靠拢。从《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到《八十一梦》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发展轨迹。他1939年创作的《八十一梦》，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与三四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差别。这样，一条道路是进行文学革命，首先使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现代化，然后逐步探索它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一条道路是在民族传统、大众审美趣味的基础上起步，对旧文学进行改良，逐步使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现代化。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这两条道路在发展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殊途同归。

过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把张恨水排除在中国现代作家之外，或者只承认他的《八十一梦》是新文艺作品，显然是不够恰当的。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虽有所变化，给张恨水的创作以较高评价，但如果只承认

他是一位通俗小说大家，我认为仍然是不够的。应该承认他的创作就是“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影响很大的作家。今天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评价他的创作道路的重大意义，总结他的创作经验，这对于全面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促进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都是不可缺少的。

张恨水从未站在“五四”新文学阵营的对立面，相反地，他却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影响。他自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他“受着很大的刺激”，运动达到最高潮时，他正在上海，“亲眼看到了许多热烈的情形”，因此，萌发了到“五四”运动发祥地北京去求学的念头。在此之前，他对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原则上也表示赞同，因此，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他并不反感。但是他也敏感地意识到新派小说虽然思想内容非常进步、革命，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遍民众所能接受。为了避免新派小说的这一弱点，他拾起了为新文艺家所唾弃了的章回体这一形式，试图探索一条改革旧文学的道路。因为，在他看来：（1）既然章回小说创作出了《红楼梦》、《水浒》这些世界名著，那么它就“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2）既然中国的“普通民众”、“匹夫匹妇”习惯章回体小说，而现存大量的章回小说又充满着“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贻害读者。因此，为了使中国广大的“匹夫匹妇”们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能从文学作品中多少获得一点新的“现代事物”，身为作家必须尽一点作家的责任。所以，他立志改革章回体，走一条与新派文艺家不同的道路。尽管走这一条路十分艰难，经常遭到人们的非议、耻笑，但他却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了，而且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张恨水对章回体小说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作品内容的现代化。他想给广大“匹夫匹妇”们以“现代事物”，来取代那些陈词滥调。众所周知，“五四”以来新文学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是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张恨水的小说，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无不具有反封建军阀统治，揭露封建专制统治下社会的种种黑暗、腐朽的特点。他所抨击的对象上至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统、总理、总长、督军、议员，下至世故圆滑的小职员、无聊的文人骚客、通奸的和尚；他所揭露的丑恶现象从上层官僚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贪污受贿、捧角狎妓，到下流社会的吹牛拍马、拆白骗钱、虚情假意、尔虞我诈，乃至同性相恋等等，可谓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它们既是新的官场现形记，又是旧社会的群丑图。其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并不亚于当年的民主主义作家巴金、老舍和曹禺。

与上述反封建精神紧密相连的是作品内容所显示出的平民化、民主化色彩，

所表现出的“平民文学”的倾向。上述作品的基本情节虽然没摆脱传统的才子佳人的窠臼，但是《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对妓女梨云的人格尊重与真挚情感，与李冬青的相互倾慕、平等交往；《啼笑因缘》中的富家公子樊家树自择对象，在总长千金何丽娜与民间艺人沈凤喜之间却独钟沈凤喜等，都表现出在男女婚恋问题上与传统的封建包办、门当户对不同，透出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的时代气息。作为富家公子哥儿的樊家树，却没有贾宝玉、杜少卿的贵族习气，他的思想更为自由、开放。尤其是在敏感的妇女贞操问题的看法上，完全摆脱了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局限，而呈现出“五四”以后较为现代、开放的倾向。他对失身后的凤喜说：“只要丈夫真爱他的妻子，妻子真爱她的丈夫，身体上受了一点侮辱，却与彼此的爱情，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爱情，都是在精神上的，不是在形式上。”而在这些作品中，作为女主角出现的李冬青、冷清秋等与传统的“佳人”也有所不同。她们追求人格独立、男女平等，向往在经济上自食其力的生活，都表现出强烈的现代女性色彩。她们是传统的树干上生发出来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枝。

这里，有必要再谈谈《金粉世家》中的女主角冷清秋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冷清秋可说是20世纪初叶我国传统道德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女性的典型。她有林黛玉的才情、孤高和多愁善感，但毕竟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且出身门第不高，所以，没有林黛玉的贵族小姐派头，而更多的是现代知识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对人格独立、经济自主的向往。因此，在爱情失落后，她就有脱离金家自力更生的打算，并主动向金燕西提出离婚要求。当这一要求受到阻挠后，就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摆脱金家这奢侈豪华的大家庭对自己的禁锢、束缚，终于在一次大火中趁机逃离了金家，走上“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自食其力的道路。作品在楔子中写她离开金家后，以卖文、卖字为生，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却十分清白、自在。众所周知，在《金粉世家》创作前后，在新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伤逝》、《日出》等现代名著，它们都提出了“五四”后妇女解放的问题。但《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却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和美学意义。同《伤逝》中的子君相比，她在结婚后，没有将自己的命运系在丈夫的裤带上，她有现代女性强烈的经济自立思想，在预感到自己前途的危机后，她就积极准备脱离金家后谋生的自救手段。因此，她比子君有头脑、有见识，有自食其力的筹划和准备。所以，她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与《日出》中的陈白露相较，她更为朴实清高，洁身自爱，出污泥而不染，尤其是具有传统女性吃苦耐劳的韧劲。所以，她离家出走后没有堕落，而是凭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过着清苦自立的日子。她可说是20世纪20年代从传统逐步迈向现代的转型期知识女性的代表人物。现代意识使她追求经济自立、人格平等，传统的影响使她安贫乐道，不追求物质生活的奢

靡。这正是她强于子君、陈白露的地方。从这一意义上说，她是有相当典型意义的。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娜拉们出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陈白露出走后堕落了，她终于在无力自拔中自杀；子君出走后不久，便重又回到封建家庭的牢笼中，在烈日的威严和冰霜的冷眼下枯萎。冷清秋却挣扎过来了。她没有重演陈白露和子君的悲剧，而凭自己的力量，闯出了第三条路。这虽然不是一条革命的光明大道，但对旧社会不少的城市知识女性来说，仍不失为一条求生之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有机会走向革命道路的知识女性毕竟是极少数，而广大的知识女性只能在一条艰苦自立的生活道路上跋涉、挣扎，在奋斗中逐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冲破旧社会的重重阻碍，逐步实现自立、自主、自尊、自强的理想。

张恨水小说内容的现代化还表现在他能紧跟时代的脚步，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他的小说创作在内容、题材上也有所扩展、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急之秋，作为一名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他及时创作了不少反映抗日爱国题材的作品。著名的如《弯弓集》、《东北四连长》、《巷战之夜》、《红花港》、《潜山血》等等。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及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又写了不少讽刺国民党反动官僚贪污腐败、投机商人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一系列作品。如《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充分反映了国统区广大民众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坚持进步的正义要求。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作者脑溢血后遗症，思维能力衰退，创作受到极大影响，没有条件写反映新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长篇作品。但从整个创作看来，作者企图给章回体以“现代”内容的愿望是较好地实现了。

作者对章回体小说的改革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是将我国传统小说与现代西洋小说的表现手法融合起来，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上显示出与旧章回体不同的现代化倾向。在人物描写上作者除惯用传统的白描手法，用人物的语言、行动刻画人物外，还适当地运用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手法。如对《啼笑因缘》中沈凤喜的描写，就较多地运用了心理剖析。尤其是她在尚师长家与刘德柱将军见面、打牌的那一段情节，把沈凤喜半推半就、又爱又怕的心理刻画得细腻入微。在刘将军的金钱引诱下，凤喜爱慕虚荣的心理得到充分展示。同样的，在《金粉世家》中对女主角冷清秋的描述也是如此。冷清秋与金燕西结婚后所产生的“齐大非偶”的感触，也多是通过心理剖析透露出来的。在情节结构上，作者往往将传统小说的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与现代小说情节结构的开放性结合起来，从而不落旧小说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俗套。如《啼笑因缘》的结尾，在军阀刘德柱



被杀以后，按一般旧小说的套路，除奸以后必定是才子佳人大团圆，皆大欢喜。但是张恨水未作如此安排。沈凤喜疯病未愈，樊沈重归于好成为泡影；关秀姑与樊家树本有相结合的条件，但关氏父女行侠仗义，浪迹江湖，远走高飞；秀姑出走前虽精心安排了樊家树与何丽娜在西山别墅的会见，但结局如何，尚是一个谜。照一般读者看来，既然作品开始樊家树先后与三位美丽的女子交往，那么结局必定会与其中一位结成良缘，没有料到最后却一疯、一走、一个是未知数。这无疑是对传统的大团圆审美趣味的一个突破。在《春明外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男主角杨杏园先后与梨云、李冬青、史科莲三个女性有感情纠葛，结果都未能喜结良缘。杨杏园最后是孤身一人坐化圆寂而终。

对传统的粉饰现实的庸俗大团圆审美观念的不满和唾弃，是“五四”新文学的美学特征之一。1925年鲁迅在《坟·论睁开了眼看》一文中，便极力反对十全十美的瞒和骗的文艺：“凡事总要团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万事大吉。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也曾指出：“中国文学最缺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大团圆。”由此可见，张恨水的小说创作能有意识地冲破旧章回体小说大团圆的审美观念的框框，是符合“五四”后我国现代文学的美学要求的。

三

张恨水十分注意在保证作品内容健康及一定的艺术品位的情况下，更多地获得读者，打开作品的销路。在他的思想意识中，作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商品属性与艺术品位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他以报人起家，以卖文为生，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当然要注意它的销路。但是他绝不以牺牲作品的社会效益来换取所谓的经济效益。相反地，他相当注重作品思想内容的健康、向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小说而忽略了意识，那是没有灵魂的东西。”他抱定两条原则：（1）不陷读者于不义；（2）不和时代思潮脱节。在这两条原则的指导下，20世纪20年代，他着力于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揭露，20世纪30年代描写和歌颂抗日爱国军民的英勇斗争，20世纪40年代则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在紧跟时代、不忽略思想内容的前提下，争取更多的读者，打开报纸的销路，当然是无可非议的。文学作品虽然是艺术品，有它一定的品位要求，但是一进入市场就有了商品属性，成为人们交易的对象。因此，张恨水注意作品的销路，这样一种

经济头脑与商品意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他是家中的长子，在父亲去世后他要挑起家庭的重担，养家糊口。因此卖文为生，用作品换钱吃饭就成为他脑子中的一大中心问题。鲁迅曾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由此看来，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讲求经济效益，并尽可能打开作品的销路，是合乎生活发展逻辑的。正因为张恨水能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将美学要求与商业意识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才使他的作品有广大的市场，使他的名字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妇孺皆知的作家。而这一点却正是当时的某些新文学作家所忽略或难以做到的。

当然，张恨水的小说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广泛欢迎，也是与他报人出身这一特殊身份有密切联系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点是能广泛接触社会现象及各阶层人士，能及时了解并掌握大量的五光十色的生活材料，这些都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正如作者所说：“混在新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在北京住了五年引起我写作《春明外史》的打算。”所以，张恨水的作品内容有强烈的新闻性、纪实性。“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因此，不少“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非常之大”。在这一意义上说，张恨水小说的某些内容是可以当成“野史”来读的。但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并非是有闻必录。因为文学创作毕竟不是新闻报道，它需要进行艺术加工、提炼、升华，典型化。在这一点上，张恨水是不敢忽略的。尽管他工作繁忙，为应付朋友的约稿，常常在同一时间要写几部长篇在报刊上连载，但仍然不忘对所获得的素材作必要的艺术处理。据他的老朋友张友鸾披露，《啼笑因缘》中刘德柱引诱、霸占沈凤喜的素材来源于1925年北京四海升平园唱大鼓书的姑娘高翠兰和现役军官田旅长的一段情爱纠纷。田旅长并不是一个仗势欺人的坏蛋，表面上看好像田旅长把高翠兰明目张胆的“抢”走了，实际上却是两相情愿，高翠兰并无丝毫勉强。相反地，当高翠兰的父母通过法律手段将两人强迫分离后，她却形容憔悴，经常哭闹，对田旅长始终难以忘情。张恨水得到这一材料后，感到高、田的情爱故事虽然有相当的新闻性，但在那个北洋军阀统治的吃人的社会中，却并不典型。因此作者经过艺术的再创造，在“抢”字上做文章，突出军阀抢劫良家女子的强暴，迫害民间艺人的残忍，同时，也细致地描写了被抢者的被逼无奈，上当受骗。这样，北洋军阀统治的反动本质便突出了，封建专制同人民群众的矛盾也得到充分的揭示。因此，作者这样的处理使这一素材获得

了新的思想深度，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达到了恩格斯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一定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要求。

张恨水作为一名报人，虽然有条件接触到广泛的社会生活材料，但是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毕竟是零散的、片断的，如何将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必须精心设计一条情节主线，围绕这一中心采取串珠式的结构方式，这样才能一环套一环地叙述故事，抓住读者。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即是以报人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等的爱情故事作为主线，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层层展开，从而较大规模地反映20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国北方社会各阶级、阶层人物的生活面貌。它既有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的特点，又有着强烈地揭露批判丑恶现象的谴责小说的性质。柔中有刚、刚柔相济，主线清晰、点面结合。这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串珠式结构方式特别适合在报纸上连载，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旧中国城市中读者的口味是多种多样的，男女老少各有不同。因此，中国的旧小说也是品种繁多，各色俱全。既有谴责小说、言情小说，又有公案小说、侠义小说，它们各有特点，各自拥有相当的读者群众。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使自己的作品尽可能满足不同趣味的读者的需要，作者必须具备多种描写的本领，积累广泛、丰富的生活素材。张恨水自幼广泛阅读了大量的章回小说、文史书籍，走向社会后又广泛接触了五光十色的生活现象。传统的诗词文章培养了他文人名士的风流、潇洒；祖父、父亲是技击高手又使他懂得了不少武术套路。因此，当上海《新闻报》的编者向他约稿，并提出上海读者喜欢阅读豪侠技击之类的小说时，他便在《啼笑因缘》中穿插了关寿峰父女行侠仗义、锄奸除霸的传奇故事，这样《啼笑因缘》便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不同，是社会言情与武侠传奇的结合，既有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缠绵悱恻，又有江湖侠士的路见不平、除暴安良，读者可以各取所需，读后可以各有所得，这就为作品打开了更大的销路。当《啼笑因缘》在《新闻报》上连载时，读者每日排队等候，争相传阅，报纸销路大增。当关秀姑设计刺杀军阀刘德柱后，人人拍手称快。由于作品中关氏父女所除的恶霸是20年代的一个封建军阀，这就与旧小说中的“除暴安良”有所区别，而更富有现代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因此，作者既照顾了当时广大读者的需要，又没有降低思想艺术水准，相反地，在一定程度上还提高了读者的思想认识和审美趣味。

与此同时，张恨水的小说通俗但不庸俗、媚俗。他注重职业道德，不拆烂污，既要获得广大读者，又要对读者负责。即使在一些小事上，他也从不马虎。他的几十部长篇小说大多在报纸上连载，有的长达四五年。但是即使在同一时间中，几部长篇分别在几个报纸连载时，他也十分注重不要因自己写作繁忙而令某一部作品中断一天。这种对读者、对报纸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在几十年的写